



那抹中国红流淌百年初心

七月清风漫过山河,那抹中国红在岁月里静静流淌。从南湖红船的微光到万里山河的盛景,一抹红色承载百年风雨,藏着生生不息的初心。一代代共产党人以热血为墨、以坚守为笔,把为民情怀镌刻在中华大地上。值此“七一”,凝望这动人中国红,回望来路,心向荣光,续写薪火相传的时代篇章。

一面旗帜 一部山河春秋

我时常想,一面旗帜的诞生,需要多少光的凝聚,多少血的浇灌,多少信念的编织?记忆里,那是一个同样燥热的七月,在江南水乡的朦胧烟雨中,在嘉兴南湖一艘不起眼的画舫上,十三颗年轻的心脏,为着一个共同的理想而激烈跳动。那不是个确切的“一日”,却成为了一个民族精神坐标上永恒的起点。后来,在延安的窑洞里,毛泽东同志提起笔,在《论持久战》中郑重写下:“今年七月一日,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。”从此,“七一”这个日子,便像一枚滚烫的烙印,烙进了时间的年轮。

于是,这面旗帜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远征。它飘扬在井冈山的翠竹梢头,那抹红色是星火,在沉沉暗夜中倔强地燃烧;它飘扬在雪山草地的凛冽寒风中,布制的旗面被撕扯出破口,却从未

倒下,因为擎旗的手,冻僵了,还有下一双;它飘扬在宝塔山下,延河之滨,成为千万青年心中不灭的灯塔;它最终飘扬在天安门城楼,一个声音宣告: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!”那一刻,所有的飘扬都化作了凝固的史诗。这飘扬里,有“为有牺牲多壮志,敢教日月换新天”的豪迈,也有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坚韧。它看过遵义会议的激烈争论,听过渣滓洞里的无声呐喊,拂过焦裕禄亲手栽下的泡桐树叶,也陪伴着王进喜跳进泥浆池的纵身一跃。每一段征程,都让这红色更加厚重;每一次风雨,都让那金黄更加纯粹。

七月的党旗,尤其与“火热”相连。这火热,是季节的,更是精神的。当你走进七月的乡村,会看到那旗帜映在农民黝黑而喜悦的脸上,他们刚刚收获完一季的

麦浪,又在筹划下一季的稻香;当你走进七月的工厂车间,会看到那旗帜与“党员先锋岗”的标牌并列,在机器的轰鸣中,有一种无声的引领;当你走进七月的校园、科研院所,会看到那旗帜下聚集着最富朝气的面孔,他们的讨论关乎芯片、种子、深空与深海,关乎未来。

这旗帜,早已不是一幅悬于高处的图腾,它化作了焦裕禄手边那根探路的木棍,化作了孔繁森怀中那份对藏区孤儿的牵挂,化作了黄文秀驻村笔记里密密麻麻的规划,化作了抗疫前线那些逆行背影上最醒目的标识。它飘扬在脱贫攻坚的最前线,飘扬在科技攻关的实验室,飘扬在守卫国土的边关哨所,也飘扬在每一个平凡岗位的默默坚守里。这飘扬,是具体的,是温热的,是可以触摸的信仰与力量。

丁跃忠

最纯真的祝福 献给党

凌晨四点的天安门广场,早已聚满了人。我牵着儿子挤进人群时,发现很多人胸前别着一枚红色的小徽章在晨光里闪着微光。儿子眼尖,指着一位白发爷爷的胸口问:“爸爸,为什么大家都戴一样的?”我告诉他,中国共产党要过生日,那些是党员。

儿子歪着脑袋想了很久,又问:“那她多大啦?”“一百零五岁了。”他掰着手指算了算,瞪大了眼睛:“比太爷爷还老!”周围有人听见了,会心笑起来。他不好意思地往我怀里钻,又忍不住偷看那些别在胸口的红色徽章。

天色渐渐发白,广场上的人越聚越多。不知谁在发小党旗,儿子也分到一面,举在手里不肯松开。他踮着脚朝旗杆方向张望,旋即回头问我:“过生日都要吃蛋糕的,她吃吗?”我被问住了,想了想说:“最好的礼物,就是我们一早就来陪着她,看五星红旗升起来。”

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随后把小党旗举得更高了:“那我也送她礼物!”他用力挥了挥手里的小红旗。那一刻,我望着他紧绷的小脸,全然不像平日嬉闹的孩童。

国歌奏响的那一刻,整个广场瞬间安静下来。万人齐唱的声音从四面八方涌来,像潮水般震撼。儿子挺直腰板,站得笔直,小手紧紧攥着那面党旗。他其实还唱不太准国歌,只跟着哼了几个音节,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那面缓缓上升的五星红旗。

旗升到顶端时,太阳刚好跃出地平线。广场上掌声雷动,欢呼声此起彼伏。就在这片沸腾里,儿子忽然仰起脸,用稚嫩的嗓音喊了一声:“生日快乐!”那声音不大,却被清晨的寂静托举着,飘出去很远。

瞿杨生

七月的徽章

陈佳

七月的晨风里
我轻轻抚摸
胸前的徽章镰刀弯弯
划破了苍穹锤头铮铮
铸成了江山
那一抹红啊
是黎明破晓时的第一道金光
从石库门点燃的灯火
开启南湖碧波上的红船
扬起天安门城楼炙热的旗帜
一百零五圈年轮
每一步都踏出铿锵
这枚徽章从未褪色
反而越擦越亮
它别在建设者的工装上
泥土和汗水都是勋章
它映在孩子们的眼睛里
七月的中国啊
人人心里都装着
一枚滚烫的太阳

红船驶向黎明

我缓步走在南湖的堤岸,温润的湖风漫过周身,轻轻拂动衣衫,脚下湖水缓缓拍打青石岸沿,像一位沉默的故人,低声诉说着埋藏在岁月深处的往事。水汽氤氲在湖面之上,朦胧笼罩着远处的亭台楼阁,天地间铺展开一片安静的幽暗。每一次驻足于此,心底都会泛起绵长的感慨,总能共情百年之前神州大地深陷漫长长夜的困顿。老一辈人常叹长夜难明赤县天,彼时山河满目疮痍,百姓流离漂泊,无数仁人志士四处探寻救国之路,一次次奋起,又一次次落败,行走在迷雾之中,始终找不到前行的方向。

薄雾轻轻拥住漂泊在湖心的小舟,它没有盛大的排场,没有醒目的标识,和寻常渔家打鱼的船只别无二致。船舱里一盏灯火静静摇曳,淡淡的光亮透过木窗洒

落在水面,揉碎成星星点点的光斑。路过的行人只当是几位友人相聚闲谈,无人知晓这一点灯火,是划破百年长夜的第一缕微光。古人言其作始也简,其将毕也必巨,最壮阔的征程,往往起始于最朴素平凡的开端。我俯身靠近停泊的红船,指尖轻贴平整的船板,内心骤然震颤,光明从不会声势浩大地降临人间,它总是蛰伏在不起眼的角落,依靠一群人的坚守,慢慢积蓄力量。湖面的水波都变得轻柔,薄雾静静环绕舟身,守护这簇刚刚破土而生的星火。

岁月匆匆流转,我从追忆之中回过神,抬眼望向如今的南湖,早已褪去旧日的阴沉晦暗。连片荷叶铺满碧波,朝阳毫无保留铺满湖面,湖畔街巷烟火升腾,孩童沿着岸边自在奔跑嬉戏,万家灯火连成一片,照亮整片华夏大地。

莫云